

臺灣西班牙文翻譯之現況與挑戰

主持人：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淑英教授

與談人：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暨歐洲研究所林震宇教授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古孟玄副教授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戴毓芬副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研究所黃翠玲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淑英教授

時 間：2016 年 11 月 25 日

地 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05、606 會議室



圖1 本論壇主持人及與談人：(右起)林震宇老師、黃翠玲老師、張淑英老師、古孟玄老師、戴毓芬老師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壹、前言

從 20 世紀單語世界到多語世界的發展潮流中，翻譯扮演「建構友善語文環境、增進溝通及理解」的重要專業角色。以歐洲聯盟（簡稱歐盟）為例，歐盟語言包括 20 多種官方語言及若干其他語言，尊重語言多樣性是其基本價值之一，歐盟更提倡使用多種語言，鼓勵於母語之外至少學會兩種語言。而臺灣近年為提升國內多語種的學習及翻譯，政府及民間單位積極推動翻譯發展，包括建構友善的語言環境、翻譯人才的培育、外文圖書的翻譯出版及其專業工作。不過，這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第二外語和東南亞新住民語種（如：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語等）的翻譯人才不足。本次論壇以西班牙文翻譯為重點，希望藉此了解臺灣目前西文翻譯的發展的情形，以及學校如何有效培育出優秀的西文翻譯人才。

貳、與談內容

張淑英教授（以下簡稱張）：各位老師、同學好，首先歡迎大家，也謝謝國家教育研究院（簡稱「國教院」）的邀請及 4 位講者蒞臨，分享他們在西文翻譯的情況及甘苦談，相信每位與談人都有精闢的見解、豐富的教學研究經驗要與我們分享。與談人發表後，也希望有足夠的時間留給現場聽眾，歡迎你們提出指教。為節省時間，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第一位講者林震宇教授，他不僅是文藻西語系的教授，也是文藻歐洲研究所的所長，在西語電影方面的翻譯頗有經驗與成就。讓我們歡迎林老師。

一、西語電影中譯與臺灣電影西譯之現況與甘苦談

林震宇教授（以下簡稱林）：謝謝國教院的邀請以及張老師的介



圖 2 林震宇老師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紹，我從自己在西語電影中譯與臺灣電影西譯之現況與甘苦談講起。大家都知道，西文在世界上是第三大語言，僅次於中文及英文，也是聯合國六大工作語言之一，其文化範圍甚廣，除了西班牙，絕大多數的拉丁美洲國家都以其為官方語言，甚至在美國南部講西語的人口也逐年增加。目前臺灣的 22 個邦交國中，就有 12 個在拉丁美洲，尤其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和西語系國家往來密切，因此西語的重要性更不容忽視。全球化的結果讓不同文化間交流日益頻繁，包括繪畫、建築、音樂、舞蹈及電影等。而電影被稱為「第七藝術」（el séptimo arte），是認識一個國家的文化、歷史、政治與社會現象的重要媒介。

雖然臺灣近幾年來的國片有日益蓬勃發展的趨勢，但還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居多，亞洲則以日片、韓片為主。歐洲及拉丁美洲的電影屬於小眾，因此仍然有很多的推展空間。近年來，在臺灣有越來越多的西語片出現在不同的國際影展，如：臺北金馬國際影展、臺北金馬奇幻影展、臺北電影節、臺灣國際女性影展、高雄電影節、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等。對西語不熟悉的觀眾，需仰賴中文字幕翻譯，才能了解劇情以及導演所欲表達的概念與想法。相較於文學翻譯，電影字幕翻譯受到時間及空間上較多的限制，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及空間內，將兩種語言（西文及中文）盡量做到精確無誤的轉換，對譯者而言實在是一項相當大的挑戰。這次論壇中我除了分享西語翻譯的狀況，還有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2011-2015 年在臺灣放映的西語片頗多，光是西班牙的影片就有 38 部，在數量上還算可觀。2012 年因為 *Álex de la Iglesia* 被選為該年度的焦點導演，放映的西語影片則達到 10 部。拉丁美洲的片子更高達 96 部，

較多的分別為 2011 年的 11 部，以及 2012 年金馬國際影展中「拉丁狂熱」(*Latino Fever*) 的特別單元，播放了 12 部影片。其他較零星的為 2011 年拉美影展中放映的 26 部影片，以及 2014 年外交部拉美影展中上映的 9 部影片。

以下我要介紹的這幾部，是我這幾年翻譯的西班牙或拉丁美洲的片子（已發行 DVD），例如：2011 年阿莫多瓦的《切膚慾謀》(*La piel que habito*)、代表西班牙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時代啟示錄》(*También la lluvia*)、墨西哥片則有《露西亞離開之後》(*Después de Lucía*)、阿根廷的《我的雙面童年》(*Infancia clandestina*)、2015 年會讓觀眾感覺很痛的西班牙片《凌刑密密縫》(*Musarañas*)，以及哥倫比亞的《夢遊亞馬遜》(*El abrazo de la serpiente*) 等。最後這部《夢遊亞馬遜》更入圍 2016 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雖最後未能得獎，但能夠翻到這樣的好片，我也感到與有榮焉。其實稍微統計一下，從 2011-2015 年在臺灣的西文電影（包含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總共有 134 部，我個人負責翻譯的有 41 部。換句話說，還有三分之二的影片是由別的譯者負責翻譯，但其實我跟這些影展中負責字幕翻譯的組長們溝通過，他們說臺灣目前最缺的譯者是西文和德文，其他語言大概都已齊全。英文、日文是早就齊全了，法文可能也比較不缺，這代表西文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關於翻譯甘苦談的部分，其實每部電影能容許的翻譯時間很少，大概只有 7 天到 10 天。再來，電影翻譯跟文學翻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它的空間限制，比如影片中一句話或一個對白，無論再怎麼長，都得濃縮在一行 15 字以內，所以翻譯完之後必須配合影片再三檢查，確定觀眾可以在跳下一個畫面之前看完字幕，這是和文學翻譯最大的不同，所以有時必須去蕪存菁，要以觀眾能順利看完字幕為最重要的考量。再來就是語言上的轉換，有時候即便語言上的轉換沒問題，但還是會碰到文化差異。以我今年在臺灣國際女性影展所翻的《媽媽的大兒子》(*Casa Blanca*) 為例：這部電影其實是真實事件改編而成，劇情講述一位 80 餘歲的年邁母親，和她智能發展遲緩的 37 歲兒子住在一起。

有天這位母親因為摔倒受傷，兒子無法照顧她，在社會局介入後必須將這對母子分開。在影片中，這位 80 多歲的老太太和她兒子所講的話幾乎是聽不懂的，所以在這部影片的翻譯過程中，我必須尋求英文字幕的協助。當影片中媽媽對兒子講的繞口令，碰到押韻的時候要怎麼翻？這個問題我想了滿久的，後來我想既然是押韻，那就翻成我們中文從小講的，大家耳熟能詳的繞口令。

另外，我認為滿有意義的一部分，是去年 12 月由文化部主辦且由國家電影中心策劃執行的《西語版臺灣電影工具箱》（Bául de Cine Taiwanés, Colección española）中共有 15 部電影，由我負責組成 10 人的字幕翻譯團隊，並且負責當中的字幕及文宣品的校對工作。內容分為三大區塊：1. 臺灣當代電影經典（Cine clásico de Taiwán hoy）2. 臺灣多元文化（Cine de diversidad cultural taiwanés）3. 青春臺灣（Cine joven de Taiwán）。《西語版臺灣電影工具箱》是今年蔡英文總統出訪巴拿馬及巴拉圭的伴手禮，電影多由各國駐臺辦事處人員挑選。除了在中南美洲的友邦國可以欣賞到臺灣影片之外，這些作品同時也在西班牙 Almería 以及 Granada 的臺灣影展中播放。國家電影中心表示，如果反應還不錯的話，也許可以再度合作，積極將臺灣電影與文化推向西語系國家。

最後我想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身為教師的我們，如何培育出臺灣優秀的西語翻譯人才？如何能夠讓學界老師及業界合作？除了學校的教學、行政與輔導工作之外，老師們是否願意付出更多的額外時間及精力投入在翻譯工作方面？這都是值得我們重新省思的問題，也許大家也可以在等一下的綜合座談時間提出來討論。

張：謝謝林老師，很難得我們能夠聽到有關電影翻譯方面的資訊。接下來有請政大歐語系副教授古孟玄老師，她今天要來跟我們解說西語人名、地名等名詞的翻譯及趨勢，歡迎古老師。

二、西漢譯音與人名中譯：「西班牙語漢語譯音表」 VS. 「西漢譯音參考表」



圖3 古孟玄老師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古孟玄副教授（以下簡稱古）：謝謝在場的老師以及西語翻譯的愛好者，很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來為大家介紹國教院「外國學者人名譯名審議委員會」西語組的研究成果，以及和各位一起探討今天的講題：「西漢譯音與人名中譯：『西班牙語漢語譯音表』與『西漢譯音參考表』的對照」。不論是在臺灣或大陸，英文都是第一大外語，大陸很早就意識到人名翻譯的問題，他們在 60 年代就有出版英語的姓名譯名手冊，後來相繼出了法、德、西、

日、俄等語言的譯名手冊。現在市面上所見的是 2015 年增訂版的西班牙文姓名譯名手冊，它的第一版是在 1985 年出版。2015 年增訂版含有 35,000 個姓或名，後面有橫拉式的摺頁：總共 3 頁的「西班牙語漢語譯音表」。在臺灣，我們一直在講人名翻譯，其實探討的就是拼音問題，臺灣由於政黨輪替的因素，政策的改變也影響到翻譯的趨勢。

目前臺灣的拼音原則非常多樣化，郵局用的是漢語拼音，外交部則用漢語拼音、通用拼音、國音第二式拼音、WG 拼音等。教育部除了上述拼音方式，還加了耶魯拼音。舉例而言，外交部的拼音主要是用在護照名字翻譯上，四種拼音都承認，但使用者的姓及名必須使用同一套拼音系統。

首先向大家介紹國教院人名翻譯的工作內容，審議小組自民國 100 年成立，一開始是英、日韓、法、德、斯、阿、土、西語等 8 個小組，名為「外國學者人名譯名審議委員會」。由於義語的姓名規則和西語、葡語的差異非常大，自民國 101 年後義語獨立為一組。西語組由西班牙

語及葡萄牙語這兩種語種的老師們組成，完成了譯音參考表、西葡語系最常用的 200 個姓氏、諾貝爾獎人名譯名等，這些在國教院的網站上都可以看到。¹

現在我們在網路上所看到的是參考表，在委員會開始工作前，已事先參考大陸的「西班牙語漢語譯音表」，發現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大陸的譯音表共有 492 個譯音組合，臺灣是 401 個。若子音和母音分開來看，大陸多了 10 個子音，cu 這個組合是臺灣的參考表有，但大陸的譯音表沒有的；而母音的部分大陸比臺灣多了更多，這樣可以處理很多外來語。國教院人名譯名審議委員會處理的方式是，當有外來的姓或名時，會尋求外來姓氏的來源，並請來源出處的語組協助翻譯。母音部分，大陸的作法是把拼音組合放在他們的表格裡，所以翻譯的結果可能會有很長的字，我們的處理方式是在凡例先說明使用參考表翻譯人名的原則，例如：不多於 5 個字等。

接下來為選字的部分，國教院的譯音參考表比大陸多了 25 個字及 6 個詞，臺灣用字的變化較多。翻譯受限於發音，常常為了選字而煩惱，人名翻譯中西風格用字夾雜，例如：臺味或華味十足的吉祥字有「福」、「富」、「豐」等，而人名中若出現個「凱」字就感覺比較像外國人的名字，或是像「比亞」、「皮亞」、「迪亞」等。大家一定很好奇，大陸的《西班牙語姓名譯名手冊》後續發展如何？以下就《人民日報》關於政治圈、文藝界、影視圈等的西語新聞，來看人名翻譯的策略。政治類新聞的人名翻譯都符合譯音表的規則，例如西班牙的代理首相 Rajoy、公社黨的黨魁 Sánchez 等。但在新聞裡也會提到一般人比較不熟悉的市井小民，例如：馬德里的蔬果零售商 Javier Suárez，就不是依照譯音表規則翻譯。如果不是隸屬中央的報紙，翻譯種類更是五花八門，比如說《國際商報》或《成都日報》，西班牙國務貿易秘書 García Legaz 翻成「加西亞·勒佳斯」，但對照譯音表應為「加爾西亞·萊加斯」。《成都日報》變化更多，例如駐華大使 Manuel Valencia，依譯音

¹ 網址為 <http://terms.naer.edu.tw/download/302/>

表應是「馬努埃爾·巴倫西亞」，但《成都日報》翻成「馬爾埃爾·瓦倫西亞」，政務參贊 Silvia Delgado 依譯音表應譯為「西爾維亞·德爾加多」，報導中的譯名卻是「希爾維婭·黛兒加多」。

文藝界的名人很多，首先大陸的姓名譯名手冊在前言有提到，對於國內沿用已久通行的譯名予以保留，尊重大家已經習慣的譯名，影響較大的譯名並添加生卒年及簡短說明。例如古巴共產領導人卡斯楚（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iz）、西班牙小說家賽凡提斯（Cervantes）等。但一些名人，例如：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諾貝爾獎作家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譯名在手冊內頁和後方譯音表並不一致，手冊也沒有註明其生平資訊，因此何謂已通行的譯名，是有待商榷的。此外，手冊上有些潛規則並沒有指出來，比方說省略音節「r」。另外在影視圈這方面，政治圈的素人，演藝界的紅人，如導演、影星等冠上藝術之名，更增添了體制外的翻譯自由。《人民日報》對於西班牙影視圈的報導不多，西班牙導演 Carlos Saura、Pedro Almodóvar，知名演員如 Antonio Banderas、Penélope Cruz 等，都符合譯音表規則，但《人民日報》以外的報刊（例如《中國電影報》）中的音譯還是跟音譯表相去甚遠。

近來許多翻譯相關的演講，討論了人名翻譯要趨近於讀者還是作者這個問題。人名翻譯很多時候是和譯者個人的風格及其翻譯策略有關，譯者的決定對於被翻譯的人物形象影響相當大。很多外國人的名字在翻譯的過程中都被漢化，比如利瑪竇、郎世寧等，還有《亂世佳人》中的郝思嘉（Scarlett O'Hara），即是採取先姓後名的翻譯方式，會讓讀者誤認其為華人。但其實西語市場在臺灣並沒有一個制式的翻譯規則（耳熟能詳的名字如馬奎斯、達利等是例外），其他新興的名字翻譯方式，基本上沒有對或錯。我們在接觸西方小說的時候，會覺得「異化」的姓名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歸化」的翻法也有其優點，可以讓讀者不那麼陌生，並且能很快進入故事情節。無論是直譯還是轉譯而來的西語小說，和大陸人名翻譯策略比較，臺灣的翻譯傾向於歸化且較靈活，這樣

可以避免大家族中角色的混淆（例如《百年孤寂》），也可避免像大陸有名字過長，或者無法辨識性別的問題。

其實大陸的譯音表和臺灣國教院的參考表，都是讓譯者參考用的，使讀者在選擇時有所依據。至於語言的翻譯是很靈活的，就實質意義而言，譯音表即參考表，中文的翻譯相當多樣化，不同領域的人名翻譯如果可以就其人物特色來討論，必然會更加恰當，謝謝各位。

張：謝謝古教授把這5年來的努力做這麼詳細的整理。其實我覺得翻譯就像一種人生體悟，長久耕耘的譯者，自己的譯筆和抉擇也會跟著轉變：「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今天請老師們來談翻譯的經驗，如果能夠有個場合，完全讓讀者來詢問譯者為什麼這樣或者那樣翻譯？一定會激發出更多不同的經驗分享。至於翻譯到底是要趨近於讀者或作者？我個人認為也可以趨近於譯者，但是可能會被批評是操縱學派。接下來要請戴毓芬老師來介紹中書西譯的過程，歡迎戴老師。

三、張愛玲與三毛在西班牙的翻譯



圖4 戴毓芬老師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戴毓芬教授（以下簡稱戴）：開始之前，我想先回應剛才林震宇老師提到的，我們在選片過程中要根據什麼標準？這個問題也出現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上。究竟哪些文學作品會被翻譯？我很高興今天能有這個機會來談張愛玲及三毛。在西班牙的宣傳，她們一直被稱為是大陸作家，張愛玲不是臺灣作家，至於三毛是不是臺灣作家？我們很難在這裡談論她的身分認同，今天就從她們都是「臺灣皇冠出版社的作家」這個觀點來看吧。

我套用張愛玲自己所說的一句話：「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這兩位皇冠出版社的明星都在今（2016）年進入西班牙翻譯的市

場。我手上是張愛玲的《傾城之戀》（*Un amor que destruye ciudades*），由西班牙著名漢學家 Anne-Hélène Suárez 所翻譯。另外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於 11 月出版，且同時以西班牙文及加泰隆尼亞文翻譯出版。

一直以來，西班牙漢學翻譯是以古典文學或中國作家的作品為主，張愛玲和三毛雖然無法被清楚界定是否為臺灣作家，但她們的作品是由臺灣皇冠出版社所推展出去的。跟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西班牙的漢學翻譯及發展較為落後一點，然而第一個將中國古典書籍推薦到歐洲的，其實是西班牙傳教士 Juan Cobo 所彙整翻譯的《明心寶鑑》。剛才所提到的 Anne-Hélène Suárez 就翻譯過很多中國的古典書籍，例如《道德經》、李白、王維、白居易等。她其實是西班牙導演 Gonzalo Suárez 的女兒，最近她翻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Suárez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她會好幾種語言，包括法文及俄文，她還有翻譯中國當代作家余華的《活著》和《在細雨中呼喊》，以及諾貝爾獎得主莫言的《變》等。

出版社如何揀選華文作家來翻譯出版？我請教過 Anne-Hélène Suárez 她是在什麼情況下翻譯了張愛玲，她說她也不得而知。就像在臺灣，如果有出版社請你翻譯某位作家的作品，身為譯者的你可能也不太清楚為什麼出版社選了這位作家。2000 年左右，在中國比較具爭議性的作品，比如《北京娃娃》、《上海寶貝》等情色作品在中國是被禁的，但在歐洲就非常賣座。當《上海寶貝》、《北京娃娃》被翻譯又受歡迎時，你就會思考到底如何讓臺灣作家「出走」。臺籍作家在西班牙有被翻譯的目前有幾米的繪本，他是在西班牙被翻譯的臺籍作家中，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品是從英翻西，共約有 10 幾本。另外，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也透過英文翻譯成西班牙文 *La ciudad de la reina*。幾米和施叔青，都是透過轉譯到西班牙市場。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 2016 年 7 月出版，由「西班牙教育文化暨運動部」贊助翻譯（譯者為 Anne-Hélène Suárez 及 Qu Xianghong）。翻譯很多時候也取決於贊助者的決定，根據 Suárez 的判斷，或許因為張愛玲的小說在英語系或歐洲國家的知名度較高，所以被選擇翻譯成西

班牙文。《傾城之戀》已經由好幾位導演拍成電影，西文翻譯在今年7月出版時，也在各報章媒體宣傳，他們將張愛玲在文壇的地位比喻為英國小說家珍·奧斯丁（Jane Austen），藉以吸引讀者注意。文宣中也有多位知名人士推薦，包括臺灣導演李安。我們很高興看到西文翻譯本保留了張愛玲原本的名字拼法：Eileen Chang（一般來說會用大陸的拼音法：Zhang Ailing），書封面上寫著“la escritora más importante del siglo veinte”（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可是書背上卻寫“una”（其中之一），這滿有趣的。宣傳文字中，張愛玲被比喻成珍·奧斯丁的描述如下：「張愛玲小說中的女主角，熾熱的情感與現實社會世俗常規的對峙」，把張愛玲比喻成西班牙讀者較為熟悉的英國作家。而在封背有一段李安所寫：「她的語言如刀刃般的細膩，她是墜落於凡塵的天使，她的作品終於被翻成西班牙文，讀者可以體會為何華文世界如此推崇張愛玲」，這也是藉著在國際影壇最知名的臺灣導演，來吸引西班牙讀者。《傾城之戀》西譯本的贊助者為官方單位，藉其官方角色在報章雜誌宣傳，藉以達到吸引讀者的目光。

接著我來介紹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這部作品在11月以西語及加泰隆尼亞文翻譯出版，是首位「臺灣」作家在西班牙市場直接從中文翻譯到西班牙文，並有兩種官方語言版。從翻譯研究的觀點來看，三毛作品在西班牙的翻譯過程是完全符合 Andre Lefevere 關於「贊助行為對翻譯作品的影響」所下的定義。Lefevere 指出贊助者是可能影響或操控某作品重寫（包括翻譯）的意識形態，所謂的贊助人可以是某些特定的人士等。《撒哈拉的故事》能夠重返西班牙，其實是所有喜歡三毛作品的人一起完成這個夢想，這本翻譯本身就已經是很多巧合的因緣際會。

這本翻譯的特別之處是在於它把每一位參與翻譯的人的背後原因與故事說得很清楚。出版社 Rata 很用心的放了三毛的照片，並且把所有「成就」三毛的人都寫了進去。例如：編者 Helena Pons 在大學時認識三毛：「在『中文三』這門科目裏認識了三毛，那時的她驚嘆不已。7

年後，她讓三毛化成紙本（西班牙文）」；譯者之一的 Irene Tor：「因為三毛，她想成為譯者；也因為三毛，她成為譯者」。主編 Iolanda Batallé 對三毛一連串的作業與宣導，包括採訪三毛已故丈夫荷西 José María Quero Ruiz 的家人，也於今年 8 月來臺訪問三毛的家人。主編從 2016 年春天就開始印製宣傳活動，11 月於巴塞隆納的孔子學院有三毛相關資料展覽，在各大報紙進行宣傳（*El País* 等），並在 11 月 8 日舉行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翻譯作品發表會。目前正在著手第二本書《夢中的橄欖樹》的翻譯，一樣將以西班牙文及加泰隆尼亞文出版。

張愛玲與三毛的作品分別在不同模式的「贊助者」協助下進入西班牙市場，雖說她們對臺灣的認同程度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但畢竟兩位都是臺灣皇冠出版社的明星，透過譯介，她們走入他鄉。如同德希達（Derrida）所講的“afterlife”，三毛的作品在西班牙「重生」，而張愛玲的作品也在異域裡昂揚她的傳奇。

張：謝謝戴老師。大家如果有機會到大陸，會發現那邊的西班牙文系所已經從 20 幾所增加到 40 幾所，大陸學生也會告訴你，他們都是因為讀了三毛才學西班牙文。如果張愛玲曾在西班牙待過，相信故事會更多、更精采。臺大外文系的系友譚光磊先生最近和 Helena Pons 在北京和臺北各舉辦了版權的研討會，介紹整個版權交易的過程，同時促銷好作家的作品。此外，針對剛才提到的「之一」，余光中教授曾經講過，我們受英語的影響甚深，每次中譯都會加個「之一」（one of the...）。很多時候外文或西文中所謂的「之一」其實意思已經不是「之一」，而是「就／是」。所以剛才提到三毛是 20 世紀華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實意思是指三毛「是」二十世紀重要的華文作家。接下來我們要邀請黃翠玲老師來分享。

四、《四眼田雞小瑪諾林》的文化內涵視角及阿根廷漫畫《瑪法達》的童言無忌看翻譯

黃翠玲教授（以下簡稱黃）：謝謝，剛才看到毓芬、孟玄及震宇老



圖 5 黃翠玲老師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師們的報告，真的是太有趣了。我的相比之下就顯得相當小眾，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電影及文學著作會不斷引進，就像剛才震宇老師講的，電影方面的翻譯有需要翻譯的人才，但是童書的部分就很難說了。大家會去看很多的西班牙童書嗎？我想應該是很少，而且臺灣的國高中生應該是沒有時間看課外書，因為都在忙著考學測、指考等，所以對其他課外讀物的涉略相對很少。雖然說西語是世界第三大語系，但是

在臺灣的市場中依然算小眾，英語的青少年讀物很多都被翻成中文，例如《遜咖日記》或是《怪咖少女》等，這些都是我們翻譯界的前輩們所翻的。《四眼田雞小瑪諾林》是我從西班牙回臺的第一年發現的，我當時就從它的第一冊翻起，因為我認為它可以做為很好的教材，能讓臺灣的青少年孩子們學習到跨文化的議題。

《四眼田雞小瑪諾林》是滿可愛的一本書，我們可看到不同語言的辭彙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而西、中辭彙也不例外，由於文化內涵的不同，導致詞彙空缺現象、文化意象的差異以及不等值。今天就以《四眼田雞小瑪諾林》（*Manolito Gafotas*）為例，從西班牙語詞彙之社會文化內涵視角來探討西、中翻譯。這本書在西班牙有被拍成連續劇，講述的是一個很典型的西班牙家庭，父親是位卡車司機，母親則為典型的家庭主婦。由於父親名為 Manolo，因此兒子則為 Manolito（小瑪諾林），Gafotas 這個姓氏的西語意思是「眼鏡」。這本書的作者 Elvira Lindo 本身是記者，她出版過非常多的小說並且獲得很多獎項。《小瑪諾林》叢書有很多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詞彙，臺灣可以把它當成中小學的課外讀物。目前臺灣的孩子所接觸的電影還是多偏向美式，其實歐洲也有很多很值得看的電影及文學作品，像《小瑪諾林》裡就有許多文化詞彙，能提升學生跨文化語言和跨文化的溝通能力。例如“galleta o colleja”意為

「餅乾或剪秋羅」，但西班牙語卻意指「耳光或鐵砂掌」。在這系列書中可觀察到每個句子凸顯了針對性、適用性、典型性和可學性等特色，透過研究學習，能夠更深入瞭解西班牙人的詞語用法以及社會與文化呈現的現象。

剛才講到「歸化」或「異化」的問題，其實有些翻譯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並不能光靠這兩種方式就可以解決，有些還是需要查證，每個譯者心中的那把尺還是不同。例如該叢書中所提到的“majo”是非常道地的馬德里用語，可譯為「特別討人喜歡的、打扮入時的，好說大話的人」，「瑪哈或瑪霍」，是稱呼十八世紀性格豪爽的西班牙庶民。瑪霍（Majo）為喜好高談闊論、鬥牛的男性，瑪哈（Maja）則為打扮時髦的俏麗女性，他們具有共同特性：即自視甚高且對生命充滿自信，代表著最深層的西班牙精神。因此，我認為應該從西班牙文詞彙本身所反映出來的文化現象，並從詞彙中因文化差異產生的空缺現象、詞的內涵或詞的搭配意義、聯想詞意與詞語的社會文化意象等幾個方面，來比較西漢詞彙中不同的文化內涵。

接下來我要提到阿根廷漫畫家季諾（Quino）筆下的漫畫《瑪法達》（*Mafalda*），漫畫被視為無國界的語言，也是一種特殊的藝術表現，通常以直接的情感表達、諷刺或幽默方式來呈現，所以深受大家喜愛。日本的川西幹生曾說：「漫畫是具有豐富想像力及概括力的畫種，也可以說是另一種相當流通的世界語。我們可以說漫畫在表達及傳達上變成一個重要角色」。《瑪法達》的創作背景是阿根廷現代史上最黑暗、沉重的軍政府時代，在冷戰及獨裁統治的政治背景下，季諾將涉及軍政府或較強烈的字眼，如軍政、性、鎮壓等，以特殊手法並透過擬聲詞、童言無忌、稚嫩、詼諧的對話，反映出當時民眾對政治社會的觀點及內心想法。

在季諾的漫畫裡也使用英語外來語來表達擬聲詞，以下漫畫例子中，譯者加入注音符號來表達「按鈕」聲，但原文中並無擬聲詞出現。“Clang”為金屬磕碰聲：「噹啞！」，與英語的擬聲詞相同表達方式。

在本書中也用不少外來語“Crash”來摹擬聲音，“Crash”為撞擊聲、破裂聲、墜落聲。但在譯文仍出現用ㄅㄆㄇ來表現擬聲詞。譯者如能正確地將動物擬聲詞處理恰當，那會使整個平淡的句子或內文更具童趣。

要探討翻譯詞的轉換以及中西文化內涵的差異性，我覺得除了研究季諾的《瑪法達》之外，三毛所翻譯的《娃娃看天下：瑪法達的世界》（1）（2）輯和王力、楊楠共同翻譯的《瑪法達》中文譯本，都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五、西語文學翻譯的舒適觀／書市關



圖6 張淑英老師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張：綜合前面大家討論的問題，這裡也補充說明。剛才也提到 Parque de Retiro，Retiro 意思是 retreat（隱居、撤退），我們這邊中文翻譯成「動物園」，馬德里也有動物園，叫 Parque de Atracciones。Parque de Retiro 也有人音譯為「雷第羅公園」，也有人翻成「世外桃源公園」。有一次外文系退休教授胡耀恆提到名詞歸化的翻譯，他說可以翻成「頤和園」，指的其實就是王公貴族休憩的地方。所以如果將它翻成動物園並不妥，裡面其實是沒有動物的。

現在我要談的是翻譯的舒適／書市。翻譯絕對不是在舒適圈裡的工作，泰半是嘔心瀝血。「翻譯」一詞在義大利文常見的說法“traduttore = traditore”，意思就是「譯者即背叛者」。所以我今天想來談談翻譯和譯者的「舒適／書市」狀況。大家都知道，賣斷是出版界一勞永逸的作法，譯者共同的痛就是文學類翻譯幾乎都是賣斷的，如果不願意賣斷你就永逸不勞，如果你不勞，就換成別人永「役」，因為如果你不翻，那隨時會有別人來翻譯，這算是出版社一個操作的方式。

今天我們所講的翻譯的甘苦談應該不只限於西文，而是所有的外語翻譯。諷刺地說，小語種的翻譯比較沒有時間壓力、受批評的壓力，或來自讀者的壓力，最多在學術界中被用作翻譯研究，也比較沒有再版的機會。我現在給大家看的西語資料文學網頁建置，是我執行科技部的三年期計畫，²也是近 20 年來將臺灣西班牙文的師資、人才、碩博士論文、研討會、期刊、翻譯等，盡可能收集起來。如果在臺灣的西語翻譯到目前為止是 30 年（1986-2016），可說是 30 而立，但會不會後繼無力？

1986-1996 年是版權過度的時代，1994 年正式有版權交易，大陸這方面比臺灣慢一些。剛才古老師特別提到《杜瓦特家族》，正好是版權開始之前。1992 年，這個版權是我自己在西班牙談好之後開始翻的，1994 年之後翻譯則由代理商來談。

1996-2006 年則是從轉譯到直譯，在這以前西語作品幾乎都是從英文轉譯過來的，雖然翻得好，但是中間有許多文化語言隔閡的問題。還有，兩岸的中文版權必須各別談判，有時同一部作品各有譯者，有時大陸和臺灣出版業彼此互買授權，但是大部分的情況是，譯者都被漠視，一個譯本兩邊銷售，譯者卻沒有額外的譯稿酬勞。

2006-2016 年的階段我稱為「譯者易地」，剛才我們提到臺灣的西文譯者量少，難道永遠都只有少數幾位嗎？是否會有後繼無力的情形？剛剛林老師統計了西語電影的數量，看看西語文學翻譯，2006 年很特別，《風之影》不知不覺中已經 10 年了，《風之影》當年非常風靡，手中若沒有一本，似乎便不能算是文青，連林懷民的舞蹈都以「風·影」為名。那一年我翻了《紙房子裡的人》，很稀奇的在 3 個月內再版了。《吉普賽故事詩》是科技部的經典譯著，2006 年由陳南好教授翻譯出版，書市反應也不錯。過去由詩人楊牧所翻，譯名極具詩意：《西班牙浪人吟》。范湲應該是目前翻譯最多的譯者，她所翻譯的詞語相當符合在地人的觀點，是用歸化的角度，出版社也很喜歡。另外，像張雯媛老師、戴毓芬老師、葉淑吟、陳慧瑛等人也有不少譯作。劉家亨應該算是新

² 網址為 http://club.ntu.edu.tw/~luisachang/es_database/index.html



圖 7 論壇主持人／與談人發表實況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生代，他是靜宜大學西文系系友，最近也翻了一些拉丁美洲的小說。西語界比較看不到眾多譯者同時「百花綻放」的情形，原因就是西語書市小，沒有大量的讀者支撐。

再來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起與落，諾貝爾文學獎會帶動翻譯的熱潮，1971 年得獎的聶魯達的詩，翻的多但未必賣座，可喜的是兩岸一直持續翻譯出版他的詩。1982 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算是西語的最高峰，翻的多也賣得好，在兩岸延續了 10 年熱潮。但是馬奎斯 2014 年 4 月 17 日過世之後，魔幻盛世時代的熱潮似乎退了。1989 的得主塞拉也來過臺灣，那時也是一陣旋風，今年也出現百年的回顧潮。1990 年帕斯也是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具有歷史反思與國家關懷，但似乎也是叫好不叫座。2011 年的尤薩，來過臺灣 4 次，去過大陸 1 次，他的作品翻譯的多但銷售也不如預期。相對於英、日語的作品，西文難得會再有熱賣的景況。

接下來，討論一個問題，「誰說詩人才譯詩」？現在臺灣大部分的西文詩集中譯出自陳黎、張芬齡夫妻檔，此外詩人李魁賢也譯。大陸北京大學退休的趙振江教授可說是譯詩好手，他一生都在翻詩，但不寫詩。所以我們鼓勵臺灣西語圈不要怯步，大家一起來翻譯西語的詩作。

西語是小語種，要在書市露面，可能必須透過科技部經典譯著計畫方能持恆，這幾年來從《吉普賽故事詩》、《合夥人》、《人生如夢》、《正愛集》等都是，後3本都是曾茂川老師翻譯的。這當中規定的門檻是必須是學校老師才能提，而學校老師們是否願意投注於翻譯？也是難題。總之，科技部這個計畫可以是一個選擇。

如今兩岸的翻譯情況可以說是「兩岸譯聲啼不住，譯者夾縫難翻山」。翻譯的抉擇就像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意思為「生存或毀滅」，西語就是 ¿Ser o no ser? 譯者在這方面已經面臨到價值觀的問題，身為譯者要堅持到什麼程度？我剛剛提出七個我自身經歷吃虧的例子，很多價格和價值觀堅持的矛盾。「學者千金，譯者銜銖，小語若小雨」，這是我親身體會有感而「編」。我曾經遇過以學者身分寫一篇導讀，跟整本書翻譯的報酬不相上下。雖然無奈，我覺得還是要繼續做，如果無法跟出版社合作，仍然可以持續翻譯，總有方法呈現。以上經驗跟大家分享，謝謝。

參、現場問答及交流時間

提問1：非常高興今天來參加這場論壇，跟西語的老師同學、翻譯愛好者一起，我一直很憧憬去念翻譯博士班，對這方面總是想多了解。我很榮幸之前有跟林震宇老師一起參與電影工具箱的翻譯，在翻名字的時候的確是滿困擾的，剛剛孟玄學姊提到國教院有譯名統整資料，這個平台可以讓我們分享跟交流，今天真是獲益良多。我想提出兩個問題，首先我想請教林老師提到將臺灣影片引薦到國外的情況，但為何電影公司會不太願意呢？第二個問題是，我想將個人的研究計劃翻譯引介到拉丁美洲地區，但考慮到拉美的觀眾在看的時候可能因為地域、國家不同，會認為我翻的不對，無法引起共鳴，請問老師有沒有遇過類似的請況？



圖 8 與會者討論熱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林：電影公司或許是顧忌市場不夠，或擔心翻譯的品質，也可能他們對臺灣西語學術圈還不夠認識，所以不太放心。至於將翻譯好的影片引進拉美地區，目前臺灣是在邦交國做行銷，有文化活動的時候才會播放，除此之外，也有在西班牙的兩個電影館辦過臺灣電影展。至於「翻譯是否道地」的問題，我個人覺得若想在臺灣找到精通中文且有影視翻譯經驗的 *native speaker* 似乎比較困難，但除了在拉美國家，在西班牙也有很多播放的機會。我也想藉著這個機會呼籲西語翻譯的同行，影視翻譯的市場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需求，這次的 10 位譯者，無論交稿時間跟品質方面都令我相當滿意，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張：這 14 部影片僅在節慶或特殊時刻由外館放映，若外館沒有舉辦活動，就沒人看到。而《16 個夏天》跟《犀利人妻》是要在電視台公開播放的，觀眾會看到的機率很大。

提問 2：想請教張老師，如果你接到一本書的翻譯，要怎麼跟對方談版權？

張：早期我有拿過版稅，而那時候版稅是很少的，一次賣斷是比較多的。既然如此為何要拿版稅？是因為個人觀念的堅持，不想把孩子賣掉。而如今譯者的處境更是夾縫難翻身了，根本沒權利談版權，出版社會說全球趨勢都是譯者賣斷。過去拿版稅的例子，例如《魔戒》、《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當初出版社可能錯估了形式和可能的銷售量，讓譯者在版稅上大豐收，這是出版社不樂見的。而我剛剛談到的情況，有一段時間，臺灣出版業者把翻譯的工作全部聘請中國大陸的譯者，這現象已逐漸減少，整體而言，臺灣翻譯的品質比較好。基於對學術的堅持，針對賣斷比較難妥協。雯媛老師要不要談一下自己的心路歷程？

雯媛老師分享：我從 2003 年開始接觸翻譯書，那時我默默無名，新的譯者是需要先試譯的，一開始 1,000 字 600 元，3 年之後是 1,000 字 700 元，2008 年之後我就沒再接觸翻譯了。直到去年又出版一本，價格是 1,000 字 800 元。

戴：我分享我翻譯的兩本書，一本是《冰冷肌膚》，它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被賣到中國，書名在大陸被翻成《冷皮》，譯者還是掛我的名字。後來我還收到一位大陸讀者的 email 說他讀到一本書叫《如此蒼白的心》，內容完全一樣，可是譯者是掛別人的名字。對我而言，這真的是完全「被賣了」。

張：很多時候你問出版社是怎麼運作的，他們的回應都是比較含糊。文字工作者的地位常常被低估、忽視，但是我還是要鼓勵大家，保留對翻譯的熱情，像我們在座的老師都還是持續投注翻譯工作。今天非常高興我們聚在一起分享經驗，謝謝大家的參與。